

流年

魏微 著

品茗围炉，聆听这悠远怀旧的故事
过滤掉所有的喧嚣、浮躁，体会生命中的那一份感动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流年



魏微
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年/魏微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
2002

(小说风景线)

ISBN 7-80673-161-X

I. 流… II. 魏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2569 号

书 名: 流 年

著 者: 魏 微

责任编辑: 侯福河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封面设计: 朱文俊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 - 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72 千字

印 张: 8.125

版 次: 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5000

书 号: ISBN 7-80673-161-X/I·092

定 价: 1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
楔子	1
第一章 杨婶	7
第二章 一个时代的背影	24
第三章 储小宝的婚姻	44
第四章 走在林阴道上的青年	68
第五章 性的童年	96
第六章 叔叔和他的女人们	131
第七章 八十年代——我的爱情年代	167
第八章 杨婶出走了	191
第九章 怀念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日子	226
尾声	253



楔 子

流
年

那时候，我们住在微湖闸，我，爷爷，还有奶奶。我们住在水边，一个机关大院里，过着幸福而枯燥的日常生活。

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的童年，一直到 1978 年，我才被父母接到身边，在我母亲执教的小学读一年级。我想说，我在微湖闸度过了幸福、平静的童年。一定如此。现在，当我回忆起那段时光，当记忆的闸门开始打开的时候，一些断断续续的场景，一些不相干的小人物，一些名字，一些根本派不上用场的细节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里。

我将尽可能忠实地去记述它们，那些平行的、互不相干的人物，事件，场景，一些声音，某种气味，天气如何……是的，我要去描述它们，也许它们过于琐屑，没有逻辑，它们就像深夜的收音机，各自打开了，各自有不同的声音和话语体系，各自喜悦着，悲伤着，控诉着，可是未见得有多大意义。

其实，我想记述的是那些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。它们是那样的生动活泼，它们具有某种强大的真实，它们自



身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，它们态度端凝，因而显得冷静和中性。当时间的洪流把我们一点点地推向深处，更深处，当世间的万物——生命，情感，事件——一切的一切，都在一点点地堕落，衰竭，走向终处，总还有一些东西，它们留在了时间之外。

它们是日常生活。它们曾经和生命共沉浮，生命消亡了，它们脱离了出来，附身于新的生命，重新开始。

远古洪荒，一代又一代的生命、生活，就止于这些吧。

首先，我来说一下微湖闸的地理位置。它位于江淮之间，运河也曾流经这里，总之，这里三面环水，风景秀美。在我们的门前，有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，是东西走向的，连接清江市和省城南京。

每天，有很多车辆从我们的门前驶过，它们飞驰而过，发出呼啸的声音；在它们的身后，沥青的马路发着清冷的光，没有一丝灰尘。

马路边上，有一家小饭店，还有一家供销社。另外，有一条北向的土路，通往一个乡镇叫赵集的，骑自行车大约要走四十分钟的路途。

这里离城市也很远，到清江市吧，大约要有四五十分钟的车程，到南京市呢，我不知道，我听爷爷说，大约要走三个小时。

总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它叫微湖闸，它的全称叫微湖闸水利管理所，也许是研究所，我们都叫它微湖闸。

它是这样的孤独而秀美，方圆几十里地看不见人家，在它的南向，有一大片梯田，蜿蜒而下，那些人家都藏在梯田

的深处吗？

此外，就是那宽广而浩淼的水域，它是一条河流，也许是一个湖泊，总之，我叫不上它的名字。阴天的时候，这里烟波荡漾，偶尔有水鸥从水面上掠过，发出“嘎嘎”的低沉的叫声。晴天的时候，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了，空气呈现透明的颜色，阳光透过空气，可以折射到水的深处，那绿色的水草上。

每年春夏，照例有渔船来此地停泊，三两户人家，十几条渔船，他们以捕鱼为生，一呆就是半年。他们深居简出，绝少和本地人来往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上度过，偶尔也会上岸来，买些布匹和纸烟等日常用品。

他们都是一些极淳朴的人儿，在路上看见生人了，主动闪在一边，也不搭话，眼睛待看不看的，也一直微笑着。四五十岁的人了，历尽生活的磨难和沧桑，什么事情没经历过？可一旦上了岸，他们的神情仍是生涩的，像刚过门的小媳妇。

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他们与水为生，随着季节的转换，他们从一条河流漂泊到另一条河流。他们与水融为一体了。有时候，他们很像水中的一条鱼，失去了水，也就等于失去了自由和呼吸。他们的衣着，也有着长期水上生活的标志，很简朴，甚至有些破旧。男人们喜欢把裤腿卷到膝盖上，抽着旱烟，静静地坐在船尾；女人们呢，穿着也是极素俭而简约的，有的甚至打上了补丁。有时候，她们也会戴上斗笠，随男人一起出航打鱼，她们的影子掉落到河里去了，长长的影子浮在水面上就像一条鳄鱼。

最快乐的还是那些孩子们，他们懵懂无知，世事的艰难在他们身上还没有留下痕迹。也许很多年后，他们也像他们



的父辈一样，在这水天之间了却残生；他们将备尝生活艰辛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他们渐渐地老了，麻木了……可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里，就像闪电一样，也会有生的喜悦和欢娱，从他们身边轻轻地擦过了。

那些孩子们，常常快乐地嬉戏着。他们赤裸着身体，从一只船上跳到另一只船上，他们身手敏捷，光洁而黝黑的身体在太阳底下闪着光。有时候，他们也会在太阳底下眯缝着眼睛，非常认真地，在空气里静默地站了一会儿，他们的眼前全是金的光芒。

他们大多水性很好，在跳水的那一瞬间，会做出各种怪异动作，张牙舞爪的，尖叫的，呻吟的，在身体与水面接触的那瞬间里，也会有清凉和温柔的快感吧？

那时候，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半大不小的孩子了，还有梳着辫子的，光光的头，单只在颈后留了一根小尾巴，用红头绳扎起来。他们大多是些独生子，也许是几代单传，梳辫子也许是为了“避邪”——这在当年的江淮一带是很流行的。

总之，他们的存在成了微湖闸风景的一部分，他们是自然之子，他们身上作为“人”的那部分东西暂且不表，他们构成了微湖闸一道极生动而幽远的背景。

总是在清晨，或者是傍晚，我们就能看见炊烟从水面上升起了，青色的烟，薄如蝉翼，几近空无。有时候，渔娘们佝偻着腰从船舱里探出头来，蓬头垢面的，眼角边有烟火的痕迹；她们探出头来，——也许只为探出头来，非常空茫地，她们看见了水天交接处，那恍惚的光与影。她们眯缝着眼睛，在某个瞬间里，自己也不自觉地，拿手在围裙里擦了擦，又弯腰进舱做饭了。



在不远处的水面上，她们的男人也回家了，他们盘腿坐在船尾，抽着旱烟。他们的眼睛直看到水的深处去了。在水面上，太阳的光圈一浪一浪地涌过来，看得久了，头也会晕吧？他们在想些什么呢？在很多年前的那个清晨，出航归来，两手空空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在他们身后的鱼网里，只有几只小虾蟹，还有一些水草。

他们静静地坐在船尾，拿烟斗“咣咣”地磕着船板，想起了艰难的生计，竟笑了起来。是啊，他们竟笑了起来，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察觉。一开始，他们想起了生计，后来呢，到底是人生里那些不相干的小事情，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，一个手势，一点温情，也许呢，是他那蹒跚学步的小儿子，他那肥嘟嘟的脸，他会叫“爸爸”和“妈妈”了……到底是这些东西，在某个正大而端庄的时刻，袭击了他，击垮了他，使他的心一阵微微地感动和牵痛……

过了一个春天又一个秋天，落叶快凋零的时候，他们也要离开了。他们将顺流而下，就像浮萍一样，一直漂流到南方……

很多年后，我还能想起他们，想起那些孩子们，他们与我们作别的那个晌午。他们的小辫子在阳光底下显得格外醒目。我和他们站在岸边，也不太说话，也很平静，可是到底是依依不舍的。才刚认识不久，也曾作过简单的交流。他们的母亲弯下身来和我们说话，她是笑着说的，她说，开春了还是要回来的，每年都是要回来的。

是啊，每年都是要回来的，三两户人家，十几条渔船，可是回来的是另一些人，也有孩子，都是穷人。……现在，那些人在哪儿呢？



第一章 杨 婶

流

年

那时候，我们傍河而居，我们的水利大院庞大而繁杂，那里头有医院，食堂，幼儿园，有农场，也有灯塔，还有灯塔的看守人。总之，那里头的世界是完整的，人民安居乐业，闲适而满足，极好地象征了那个时代。

7

在我们的院门口，还有车站，是一个小站，两间尖屋顶的红房子，静静地立在路边。每天，从小站门前经过的车辆不计其数，有的飞驰而过，也有的会停下来，从车上走下来一些风尘仆仆的乘客，他们来看看微湖闸，也有的在这里吃上一顿饭，或者在供销社买一些物品，继续前行。还有的人呢，将在这里转换班车赶往赵集。

微湖闸的人前往清江市和南京市的，也将在这里搭车。

杨站长家就住在车站的后头，是一个独门独户的、精致而幽静的院子。院子的后门正好连接着水利大院的侧门，进出很是方便。

杨站长四十多岁，戴着金丝边框眼镜，是个高挑儿而秀



儒的中年男人。他的妻子，我们都叫她杨婶，那一年她也有四十了吧？她小巧，白皙，丰腴，年轻的时候大约也是个美人。如今，毕竟是上了年纪了，眼角有细细的皱纹。可是当她穿上家常的干净的衣衫，比如那件青灰色的苎布衬衫，极普通的对襟式样，精致的盘扣，也不太有腰身——当她穿上这样的衣衫走在微湖闸的林阴道上，她远远地走过来了，她的一双眼睛在太阳底下细细地眯缝着，她笑了——看见熟人，她大抵有这样的笑容。她亲热地和人打着招呼，拉着人家的手，摸摸孩子的头，谁又能说她不是一个有韵味的妇人呢？

她天生是这样的女人，她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去了，可是她又能从日常生活里站出来，渐渐地凸现……很多年后，我仍能记得她的面容，那样的鲜活。就是现在，她还站在时间之巅，她的身后是二十多年前的街道和人流，某天下午的风尘，一些痛苦……这些曾和她处于同一时空之下的物件和情感，在很多年后的今天，已经渐渐地沉了下去，只有她，依旧还在那儿，并且越来越清晰。

总之，她就是日常生活本身，她的存在是那样的结实和地道，没有任何不同之处。我猜想，在每个时代，在千万年以前，或者千万年以后，这样的女人都大量地存在着。她们是那样的普通，融入人群里，很快就会被淹没了。然而，也许正是这样的女人，在时间的深处，有一天，她们会突然冷不防地站起来……谁知道呢？也许正是因为她们，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，那些曾经流逝掉的日常生活，也因为她们而存活了下来。

——这个中年女人，时间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，那样的

适时，也不比别人来得更早，也不更晚。看得出来，对于时间，她已经很服从了，她很安心自己的年龄和身份。这只要从她的衣着和神态上就看出来了。在衣着上，她已经很保守了，大一统的样式，长大的，宽怀的，年轻时对于色彩的追求大约已经过去了。现在，对于服装，也许她更喜欢暗淡一些的，深灰的，老蓝的，做工精致一点的。她对于一些极细微的地方，比如领口和袖子，是极讲究的。只会在这些地方，偶尔她会露出一点小不老实。

在做人的姿态上，她也是笃定的，安闲的。她是有角色感的女人了，为人妻，为人母，她在她的角色里沉醉了下去，最后只剩下了角色本身。

总之，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，杨婶这样的女人。她是那样的安素，通情达理，会持家。她是站长的夫人，一个体面的主妇，四个孩子的母亲。各种美好的品质，善良、笃厚的道德感，能干，宽容，亲和，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。

这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安定和幸福是怎样有力地影响着一个女人。这个养尊处优的女人，她自信，乐于助人，她所到之处，便会把愉悦、安闲的气氛带给大家。她沉沉地坐在那儿，也许只是拉扯些家常，或者织件毛衣，一切便会显得和平而悠长，像我们一生中的无数个下午，一点一滴的，很漫长，没有尽头。

她也喜欢串门，常常是在下午，午睡以后，她穿过长长的林阴道，向院子的深处走来了。也许呢，她只是路过，外出买点东西，经过一家人的门口，看见门框里坐着一个老太太，戴着老花眼镜，正在细细地做着针线活。她的脚底下放



着针线匾子。下午两三点钟的阳光跳到她的针线匾子里去了。

这时候，杨婶就会走上前来，在老太太的身旁蹲了下来。下午的阳光是这样的悠长，缓慢，像长长的一生。两个人就这样坐着，闲闲地说着话。老太太放下手中的针线活，摘下老花眼镜，说起自己的老腰病又犯了；杨婶呢，把针线匾子搁在自己的膝盖上，身体整个伏在针线匾子上。在她们周围，还有一些梧桐的影子，一片一片的，静静地落在她们的衣衫上，脚边，手背上，眼睛上。

阳光是一寸寸地弱下去了，在某个静静的瞬间里，有风从门框前吹过了，非常轻微的风，并没有吹起落叶，倒是阳光在微微地跳了一下。

老太太把手够到身后，轻轻地捶着，杨婶因而说起赵集有个名医，得了治腰病的一个偏方，据说很灵。老太太攒眉笑道：看了多少个中医了，吃了一辈子的药，就是不见好。我就说，这病怕就要带到棺材里去了。说完乐观地笑。

老太太新做了一件白府绸衬衫，短袖，对襟，杨婶探过身去在前襟上只捏了一下，说道，就是比的确凉好，软，凉快，不沾皮子。老太太说，箱子里还有一块料子，是去年秀英在南京剪的，藏青色的，我穿也不大合适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不如你拿过去做件衣裳吧。晚上我找出来给你送过去。杨婶客气地推辞了。

老太太笑道：这有什么呢？将来你有好衣料，再还一份给我好了。我如果看见合适的，说不定也张口向你要呢！我做得出来的。杨婶也笑。

杨婶自己有一块布料，也叫不上名目，大概是混纺的，





压在箱底很多年了，一直想做件斜襟褂子，宽袖，立领，盘扣，想了很多年，一直也不敢。老太太笑道：这有什么呢，你这个年纪正是穿衣服的时候——她看着杨婶，笑道，我年轻时候胆子可大了，什么衣服都敢穿的。现在是不行了。说完摇了摇头，又是笑。

杨婶静静地坐在那儿，拿手抿了抿头发。有一瞬间，她的眼睛是看到阳光的深处去了。她微笑着。——很多年后，我还能记得她那一刻的神情，那样安笃，祥和。她在想些什么呢？也许想起了遥远的往事，或者呢，还在想着那件今生也穿不成的衣服。

我确实能记得那一刻，杨婶，我奶奶，在很多年前的那个午后，坐在门框里，有一搭没一搭说话的情景。她们说着生计，穿的，吃的，用的，也包括男人和孩子，也包括女人，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，情感的，伦理的，道德的……一些细节。总之，是女人之间常见的那种闺阁闲谈，漫山遍野，信手拈来。

有时候，她们也长长地沉默着。在那初秋的午后，昏黄的阳光底下，人们都睡着了。她们静静地坐着，仿佛也倦了。思绪很紊乱，到处都是。脑子里有金的阳光，一点点地往下坠着，坠着。她们听见了彼此的呼吸声，还有风声。针透过黑色的灯心绒鞋帮，一不小心扎进了手掌里，这才一激灵，醒了过来。

只有当说起一些特定的话题，比如服装，饮食，男女，她们才会充满新的兴趣。她们吃吃地说着，也没有方向，也没有逻辑，话与话之间是跳跃性的，片断的，没有连结，也没有多大意义。说完也就完了，并不曾留下什么。

可是，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？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在我们空旷一生的某个下午，无数个下午，我们曾有过这样的闲谈，和几个闺中女友，和一些老人和孩子，我们的气息从胸腔里吐出来，和空气发出微微的震颤，它成了声音。

我们谈的是人生里最不重要的细节，吃穿用度，一些情怀。偶尔，我们的的心思会在一些字眼上停留，比如一件衣服，一只纽扣，袖子的式样……谁说不是呢，这些都是极漫长人生的组成部分，它代表着人生里温软、外在的那部分，说起它的时候，任是百岁老人也要动容吧？

总之，在那个昏黄的、日光迟迟的下午，那两个女人，杨婶，我奶奶，她们坐在一起，静静地说着话；也许她们再也不会想到，在她们那些琐碎的、没有见识的话里，其实囊括了人生里至关重要的一些东西，活着，以及活着的一些细节。在那短短的三两个时辰里，她们活了长长的一生。

杨婶家是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，四方形，院子的当中有一个小花圃，自生自灭开了许多小花，有喇叭花，有鸡冠花，还有牵牛花。夏秋的时候，月季也开了，月白的颜色，在窗户底下，发出淡淡的清香。

葡萄呢，我记得也是有葡萄的，绿色的藤叶，从几根架子上爬下来，在地上探起了头；在有阳光的日子里，也会看见一些叶子的影子，一片一片的，在水泥地上铺开了，很有点细细森森的感觉。

至今，想起杨婶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仍能想起这些细碎的场景，她们家的院子，葡萄架子，阳光，还有屋里的摆